

南华真经注疏卷之十六

<p> 天其运乎？〔注〕不运而自行也。〔疏〕言天禀阳气，清浮在上，无心运行而自动之也。地其处乎？〔注〕不处而自止也。

〔疏〕地禀阴气，浊沈在下，亦无心宁静而自止。日月其争於所乎？〔注〕不争所而自代谢也。〔疏〕昼夜照临，出没往来，自然如是。既无情於代谢，岂有心於争处。孰主张是？〔疏〕孰，谁也。是者，指斥前文也。言四时八节，云行雨施，覆育苍生，亭毒群品，谁为主宰而施张乎？此一句解天运。孰维纲是？〔注〕皆自尔。〔疏〕山岳孕育，川源流注，包容万物，运载无穷，春生夏长，铃无差武。是谁维持纲纪，故得如斯？此一句解地处也。孰居无事推而行是？〔注〕无则无所能推，有则各自有事。然则无事而推行是者谁乎哉？各自行耳。

〔疏〕夫日月代谢，星辰朗耀，各有度数，咸由自然。谁安居无事，推算而行之乎？此一句解日月争所。已前三者，并假设疑问，显发幽微。故知皆自尔耳，无物使之然也。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？〔疏〕机，关也。缄，闭也。玄冬肃杀，夜宵暗昧，以意亿度，谓有主司关闭，事不得已，致令如此。以理推者，皆自尔也。方地不动，其义亦然也。

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？〔注〕自尔，故不可知也。〔疏〕至如青春气发，万物皆生，昼夜开明，俱照，气序运转，致兹生育，寻其理趣，无物使然。圆天运行，其义亦尔也。云者为雨乎？雨者为云乎？〔注〕二者俱不能相为，各自尔也。〔疏〕夫气腾而上，所以为云：云散而下，流润成雨。然推寻始末，皆无攸肇，故知二者不能相为。孰隆弛是？〔疏〕隆，兴也。弛，废也。言谁兴云雨而洪注滂池，谁废甘泽而致兹亢旱也。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？〔疏〕谁安居无事，自励劝彼，作此淫雨而快乐邪？司马本作倦字。风起北方，一西一东有#1上彷徨，孰嘘吸是？孰居无事而披拂是？〔疏〕彷徨，回转之貌也。

嘘吸，犹吐纳也。披拂，犹扇动也。北方阴气，起风之所，故云北方。夫风吹无心，东西任适，或彷徨而居空裹，或嘘吸而在山中，披拂升降，略无定准。孰居无事而为此乎？盖自然也。敢问何故？〔注〕设问

所以自尔之故。〔疏〕此句总问以前有何意故也。巫咸招曰：来。吾语汝。天有六极五常，〔注〕夫物事之近，或知其故，然寻其原以至乎极，则无故而自尔也。自尔则无所稍问其故也，但当顺之。〔疏〕巫咸，神巫也，为殷中宗相。招，名也。六极，谓，四方上下也。五常，谓五行，金木水火土，人伦之常性也。言自然之理，有此六极五常，至於日月风云，例皆如此，但当任之，自然具足，何为措意於其问哉。帝王顺之则治，逆之则凶。〔注〕夫假学可变，而天性不可逆也。〔疏〕夫帝王者，上符天道，下顺苍生，垂拱无为，因循任物，则天下治矣。而逆万国之欢心，乖二仪之和气，所作凶游#2，则祸乱生也。九洛之事，治成德备，监照下土，〔疏〕九洛之事者，九州聚落之事也。言王者应天顺物，馭用无心，故致天下太平，人歌击壤。九州聚落之地，治定功成；八荒夷狄之邦，道圆德备。既合二仪，覆载万物；又齐三景，照临下土。天下载之，此谓上皇。〔注〕顺其自尔故也。〔疏〕道合自然，德均造化，故众生乐推而不厌，百姓荷戴而不辞，可谓返朴还淳，上皇之治也。商大宰荡问仁於庄子。〔疏〕宋承殷后，故商即宋国也。太宰，官号，名盈，字荡。方欲央己所疑，故问仁於庄子。庄子曰：虎狼，仁也。〔疏〕仁者，亲爱之进。夫虎狼猛兽，犹解相亲，足明万类皆有仁性也。曰：何谓也？〔疏〕太宰未达深情，重问有何意谓。庄子曰：父子相亲，何为不仁？〔疏〕父子亲爱，出自天然，此乃真仁，何劳再问。曰：请问至仁。〔疏〕虎狼亲爱，厥义未弘，故请至仁，庶闻深旨。庄子曰：至仁无亲。〔注〕无亲者，非薄恶之谓也。夫人之体，非有亲也；而首自在上，足自处下，府藏居内，皮毛在外，外内上下，尊卑贵贱，於其体中各任其极，而未有亲爱於其间也。然至也足矣，故五亲六族，贤愚远近，不失分於天下者，理自然也，又奚取於有亲哉。〔疏〕夫至仁者，忘怀绝虑，与太虚而同体，混万物而为一，何亲疏之可论乎。泊然无心而顺天下之亲疏也。太宰曰：荡闻之，无亲则不爱，不爱则不孝。谓至仁不孝，可乎？〔疏〕夫无爱无亲，便是不孝。谓至仁不孝，於理可乎？商荡不悟深旨，遂生浅惑。庄生为其显折，义列下文。庄子曰：不然。夫至仁尚矣，孝

固不足以言之。〔注〕爻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，然后至耳#3。〔疏〕至仁者，忘义忘仁，可贵可尚，岂得将爱敬近逵以语其心哉？固不足以言也。此非过孝之言也，不及孝之言也。〔注〕凡名生於不及者，故过七孝之名而涉乎无名之境，然后至焉。〔疏〕商荡之问，近滞域中，庄生之答，远超方外。故知亲爱之旨，非过孝之谈，封执名教，不及孝之言也。夫南行者至於郢，北面而不见冥山，是何也？则去之远也。〔注〕冥山在乎北#4极，而南行以观之；至仁在乎无亲，而仁爱以言之；故郢虽见而愈远冥山，仁孝虽彰而愈非至理也。〔疏〕郢地居南，冥山北，故郭注云，冥山在乎北极，南行以观之，至化在乎无亲，而仁爱以言之；故郢虽见而愈远冥山，仁孝彰而愈非至道。此注甚明，不劳更释。故曰：以敬孝易，以爱孝难；〔疏〕夫敬在形逵，爱率本心。心由天性，故难；迎关人情，故易也。以爱孝易，而忘亲难；〔疏〕夫爱孝虽难，犹滞域中，未若忘亲，澹然无系。志既胜爱，有复劣无#5，以此格量，难易明之矣。忘亲易，使亲忘我难；〔疏〕夫腾狼#6断肠，老牛舐犊，恩慈下流，物之怛性。故子忘亲易，亲忘子难。自非达道，孰能行此。使亲忘我易，兼忘天下难；兼忘天下易，使天下兼忘我难。〔注〕夫至仁者，百节皆适，则终日不自识也。圣人在上，非有为也，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。自得其为，则众务自适，韦生自足，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。各自忘矣，主其安在乎？斯所谓兼忘也。

〔疏〕夫兼忘天下者，弃万乘如脱屣也；使天下兼忘我者，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。夫垂拱汾阳而游心姑射，揖让之美，贵在虚忘，比兼忘天下者也。方前则难，比后便易，未若忘怀至道，息智自然，将造化而同功，与天地而合德者，故能恣万物之性分，顺百姓之所为，大小咸得，飞沈不丧，利泽潜被，物皆自然，上如标枝，民如野鹿。当是时也，主其安在乎？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，可谓轩顛之前，淳古之君耳。其德不见，故天下忘之。斯则从劣向优，自粗入妙，遣之又遣，玄之又玄也。

夫德遗尧舜而不为也，〔注〕遗尧舜，然后尧舜之德全耳；若系之在心，则非自得也。〔疏〕遗，忘弃也。言尧舜二君，盛德深远，而又忘其德，任物不为。斯解兼忘天下难。利泽施於万世，天下莫知也，

〔注〕泯然常适#7。〔疏〕有利益恩泽，惠润韦生，万世之后，其德不替，而至德潜被，日用不知。斯解使天下兼忘我难也。岂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。〔注〕失於江湖，乃思濡沫。〔疏〕太息，犹嗟歎也。夫盛德同於尧舜，尚能遗忘不自显，岂复太息言於化孝，嗟歎於陈进乎。夫孝悌仁义，忠信贞廉，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，不足多也。〔疏〕悌，顺也。德者，真性也。以此上八事，皆矫性伪情一勉强励力，拾#87已效人，劳役其性，故不足多也。故曰，至贵，国爵并焉；〔注〕并者，除弃之谓也。夫贵在身，身犹忘之，况国爵乎。斯贵之至。

〔疏〕并者，除弃之谓也。夫贵爵禄者，本为身也。身犹忘之，况爵禄乎。斯至贵者也。至富，国财并焉；〔注〕至富者，自足而已，故除天下之财者也。〔疏〕至富者，知足者也。知足之人，以不贵为宝，纵令倾国资财，亦弃而不用。故《老经》云，知足者富，斯之谓也。至愿，名誉并焉。〔注〕所至愿者适也，得适而仁孝之名都去矣。〔疏〕夫至愿者，莫过适性也。既一毁誉，混荣辱，忘物我，泯是非，故令问声名，视之如涕唾也。是以道不渝。〔注〕去华取实故也。〔疏〕渝，变也，万也。既忘富贵，又遗名誉，是以道德淳厚，不随物变也。北门成问於黄帝曰：帝张咸池之乐於洞庭之野，〔疏〕姓北门，名成，黄帝臣也。欲明至乐之道，故寄此二人，更相发起也。咸池，乐名。张，施也。咸，和也，大也。洞庭之野，天地之间，非太湖之洞庭也。吾始闻之惧，复闻之息，卒闻之而惑；〔疏〕息，退息#9也。卒，终也。复，重也。惑，合也。不悟至乐，初闻之时，惧然惊悚；再闻其声，想悟音旨，故惧心退息；最后闻之，知至乐与二仪合德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故心无分别，有同暗惑者也。荡荡默默，乃不自得。

〔注〕不自得，坐忘之谓也。〔疏〕荡荡，平易之容。默默，无知之貌。第三闻之，体悟玄理，故荡荡而无偏，默默而无知，芒然坐忘，物我俱丧，乃不自得。帝曰：汝殆其然哉。吾奏之以人，徽之以天，行之以礼义，建之以太清。〔注〕由此观之，知夫至乐者，非音声之谓也；又先顺乎天，应乎人，得於心而适於性，然后发之以声，奏之以曲耳。故咸池之乐，又待黄帝之化而后成焉。〔疏〕殆，近也。奏，应

也。徽，顺也。礼义，五德也。太清，天道也。黄帝既允门成第三闻乐，体悟玄道，志知息虑，是以许其所解，故云汝近自然也。夫至乐者，先应之以人事，顺之以天理，行之以五德，应之以自然，然后调理四时，太和万物。〔疏〕虽复行於礼义之进，而忘自然之本者也。此是第一奏也。四时迭起，万物循生；一盛一衰，文武伦经；〔疏〕循，顺；伦，理；经，常也。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，一初物类顺序而生；夏盛冬衰，春文秋武，生杀之理，天道之常，但常任之，斯至乐矣。一清一浊，阴阳调和，流光其声；〔注〕自然律吕以满天地之闲，但当顺不夺，则至乐全#10。〔疏〕清，天也。浊，地也。阴升阳降，二气调和，故施生万物，和气流布，三光照烛，此谓至乐，无声之声。蛰虫始作，吾惊之以雷霆；〔注〕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动。〔疏〕仲春之月，蛰虫始启，自然之理，惊之雷霆，所谓动静顺时，因物或作，至乐具合斯道也。其卒无尾，其始无首；〔注〕运转无极。〔疏〕寻求自然之理，无始无终；讨论至乐之声，无首无尾。故《老经》云，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。一死一生，一愤一起，所常无穷，〔注〕以变化为常，则所常者无穷也。〔疏〕愤，仆也。夫盛衰生死，虚盈起复，变化之道，理之常数。若以变化为常，则所谓常者无穷也。而一不可待。汝故惧也。〔注〕初闻无穷之变，不能待之以一，故惧然悚听也。〔疏〕至一之理，绝视绝听，不可待之以声色，故初闻惧然也。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，烛之以日月之明；〔注〕所谓用天之道。〔疏〕言至乐之声，将阴阳合其序；所通生物，与日月齐其明。此第二奏也。其声能短能长，能柔能刚；变化齐一，不主故常；〔注〕齐一於变化，故不主故常。〔疏〕顺韦生之修短，任万物之柔刚，齐变化之一理，岂守故而执常。在谷满谷，在坑满坑；〔注〕至乐之道，无不周也。〔疏〕至乐之道，无所不徧，乃坑乃谷，悉皆盈满。皆无也。所谓道无不在，所在皆无也。涂却守神，〔注〕塞其兑也。〔疏〕涂，塞也。那，孔也。闲心知之孔那，守凝寂之精神。郭注云，塞其兑也。以物为量，〔注〕大制不割。〔疏〕量，音亮。大小修□短，随物器量，终不制割而从己也。其声挥绰，〔注〕所谓阐谐。

〔疏〕挥，动也。绰，宽也。同雷霆之震动，其声宽也。其名高明。

〔注〕名当其实，则高明也。〔疏〕高如上天，明如日月，声既广大，名亦高明。是故鬼神守其幽，〔注〕不离其所。〔疏〕人物居其显明，鬼神守其幽昧，各得其所而不相挠。故《老经》云，以道利天下，其鬼不神也。日月星辰行其纪。〔注〕不失其度。〔疏〕三光朗耀，依分而行，纲纪上玄，又无差忒也。吾止之於有穷，〔注〕常在极上住#11也。〔疏〕止，住也。穷，极也。虽复千变万化，而常居玄极，不离妙本，动而常寂也。流之於无止。〔注〕随变而往也。〔疏〕流，动也。应感无方，随时适变，未尝执守，故寂而动也。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，望之而不能见也，逐之而不能及也；〔注〕故愕然恣使化去。〔疏〕夫至乐者，真道也。欲明道非心识，故谋虑而不能知；道非声色，故瞻望而不能见；道非形质，故追逐而不能逮也。恍然立於四虚之道，〔注〕弘敞无偏之谓。〔疏〕恍然，无心貌也。四虚，谓四方空，大道也。言圣人无心，与至乐同体，立志弘敞，接物无偏，包容万有，与虚空而合德。倚於槁梧而吟。〔注〕无所复为也。

〔疏〕弘敞虚容，忘知绝虑，故形同槁木，心若死灰，逍遥无为，且吟且咏也。目知穷乎所欲见，力屈乎所欲逐，吾既不及已矣。〔注〕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齐限。〔疏〕夫目知所见，盖有涯限，所以称穷；力所#12驰逐，亦有分齐，所以称屈。至乐非心色等法，不可以根穷，故吾知尽其不及，故止而不逐也。心既有限，故知爱无名。引覆前子欲虑之等文也。形充空虚，乃至委蛇。汝委蛇，故息。〔注〕夫形充空虚，无身也，无身，故能委蛇。委蛇任性，而悚惧之情息也。〔疏〕夫形充空，则与虚空而等量；委蛇任性，故顺万境而无心；所谓廖体出聪，离形去智者也。只为委蛇任性，故悚惧之情息息。此解第二闻乐也。吾又奏之以无息之声。〔注〕意既息矣，乃复无息，此其至也。〔疏〕再闻至乐，任性逶迤，悚惧之心，於焉息息。虽复贤於初闻，犹自不及后闻，故奏无息之声。斯则以无遣息，故郭注云，息既息矣，乃复无息，此其至者也。此是第三奏也。调之以自然之命，〔注〕命之所有者，非为也，皆自然耳。〔疏〕调，和也。凡百苍生，皆以自然为其

性命。所以奏此咸池之乐者，方斲调造化之心灵，和自然之性命也已。故若混逐丛生，〔注〕混然无系，随后而生。〔疏〕混，同。生，出。同风物之动吹，随丛林之出声也。林乐而无形；〔注〕至乐者，适而已。适在体中，故无别形。〔疏〕夫丛林地籁之声，无心而成至乐，适於性命而已，岂复有形也。布挥而不曳，〔注〕自布耳。〔疏〕挥动四时，布散万物，各得其所，非由牵曳。幽昏而无声。〔注〕所谓至乐。〔疏〕言至乐寂寥，趣於视听，故幽冥昏合而无声响矣。动於无方，〔注〕夫动者岂有方而后动哉。〔疏〕夫至乐之本，虽复无声，而应动随时，实无方所，斯寂而动之也。居於窈冥；〔注〕所谓宁极。〔疏〕虽复应物随机，千变万化，而深根宁极，恒处宝冥，斯动而寂也。或谓之死，或谓之生；或谓之实，或谓之荣；行流散徙，不主常声。〔注〕随物变化。〔疏〕夫春生冬死，秋实夏荣，云行雨散，水流风从，自然之理，日新其变，至乐之道，岂常主声也。世疑之，稽於圣人。〔注〕明圣人应世非唱也。〔疏〕稽，留也。夫圣人者，譬幽谷之响，明象之照，对之不知其所以来，绝之不知其所以往，物来斯应，应而志怀，岂预前作法而留心应世。故行留散徙，不主常声，而世俗之人，妄生疑惑也。圣也者，达於情而遂於命也。〔注〕故有情有命者，莫不资焉。〔疏〕所言圣者，更无他义也，通有物之情，顺自然之命，故谓之圣。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，此之谓天乐，〔注〕忘乐而乐足，非张而后备。〔疏〕天机，自然之枢机。五官，五藏也。言五藏各有主司，故谓之官。夫目视耳听，手把脚行，布网转丸，飞空走地，非由仿效，稟之造物，岂措意而后能为。故五藏职司，素分备足，天乐之美，其在兹也。无言而心悅。〔注〕心悅在适，不在言也。〔疏〕体此天和，非由措意，故心灵适悅而妙绝名言也。故有众氏为之颂曰：听之不闻其声，视之不见其形，充满天地，苞裹六极。汝欲听之而无接焉，而故惑也。〔注〕此乃无乐之乐，乐之至也。〔疏〕焘氏，神农也。美此至乐，为之章颂。大音希声，故听之不闻；大象无形，故#13视之不见；道无不在，故充满天地二仪；大无不包，故囊括六极。六极，也。假欲留音听之，亦不可以耳根承接，是故体兹至

乐，理趣幽微，心无分别，事同愚惑也。乐也者，始於惧，惧故崇；〔注〕惧然悚听，故是崇耳，未大和也。〔疏〕以下重释三奏三听之意，结成至乐之道。初闻至乐，未悟太和，心生悚惧，不能放释，是故祸崇之也。吾又次之以息，息故遁；〔注〕进稍灭也。〔疏〕再闻之后，情意稍悟，欲惧心怠退，其逵遁灭也。卒之於惑，惑故愚；愚故道，道可载而与之俱也。〔注〕以无知为愚，愚乃至也。〔疏〕最后闻乐，灵府淳和，心无分别，有同合惑，荡荡默默，类彼愚迷。不怠不惧，雅符真道，既而运载无心，与物俱至也。孔子西游於卫。颜渊问师金曰：以夫子之行为奚如？〔疏〕卫本昆吾之邑，又是康叔之封。自鲁适卫，故曰西游。师金，鲁太师，名金也。奚，何也。言夫子行仁义之道以化卫侯，未知此衍行用可不邪？师金曰：惜乎，而夫子其穷哉。〔疏〕言仲尼欢哲明敏，才智可惜，守先王之圣述，执尧舜之古道，所以频遭辛苦，屡致困穷。颜渊曰：何也？〔疏〕问穷之所以也。师金曰：夫刍狗之未陈也，盛以筐衍，巾以文绣，尸祝斋戒以将之。〔疏〕此下譬喻，几有六条：第一刍狗，第二舟车，第三桔杆，第四植梨，第五狙狼，第六妍丑。刍狗，草也，谓结草为狗以解除也。衍，筭也。尸祝，巫师也。将，送也。言刍狗未陈，盛以筐筒之器，覆以文绣之巾，致斋洁以表诚，展如在之将送，庶其福祉，贵之如是。及其已陈也，行者践其首脊，苏者取而爨之而已；将复取而盛以筐衍，巾以文绣，游居寝外其下，彼不得梦，必且数咪焉。〔注〕废弃之物，於时无用，则更致他妖也。〔疏〕践，履也。首，头也。脊，背也。取莫#14曰苏。爨，炊也。咪，魔也。言刍狗未陈，致斯肃敬。既祭之后，弃之路中，故行人履践其头脊，苏者取供其炊爨。方将复取而贵之，盛於筐衍之中，覆於文绣之下，敖游居处，寝胜其傍，假令不致恶梦，爰当数数遭魔。故郭注云，废弃之物，於时无用，则更致他妖也。今而夫子，亦取先王已陈刍狗，取游居寝卧其下。故伐树於宋，削边於卫，穷於商周，是非其梦邪？〔疏〕此合刍狗之譬，并合孔子穷义也。先王，谓尧舜禹汤，先代之帝王也。宪章文武，祖迷尧舜，而为教述，故集聚，敖游於仁义之域，辟寝於礼信之乡。古法不可执留，事同已

陈刳狗。伐树於宋者，孔子曾游於宋，与门人讲说於大树之下，司马桓魁欲杀夫子，夫子去后，桓魁恶其坐处，因伐树焉。削，刻也。夫子尝游於卫，卫人疾之，故刻削其进，不见用也。商是殷地，周是束周，孔子历聘，曾因於此。良田执於圣进，故政斯弊。狼狈如是，岂非恶梦邪。围於陈蔡之间，七日不火食，死生相与邻，是非其昧邪？〔注〕此皆绝圣弃知之意耳，无所稍嫌也。夫先王典礼，所以适时用也。时过而不弃，即为民妖，所以兴矫效之端也。〔疏〕当时楚昭王聘夫子，夫子领徒宿於陈蔡之地。蔡人见徒众极多，谓之为贼，故兴兵围绕，经乎七日，粮食罄尽，无复炊爨，从者饿病，莫之能兴，忧悲困苦，邻乎死地，岂非遭於已陈刳狗而魔邪。夫水行莫如用舟，而陆行莫如用车。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陆，则没世不行寻常。〔疏〕夫舟行於水，车行於陆，致於千里，未足为难。若推舟於陆，求其运载，终没一世，不可数尺。古今非水陆与？周鲁非舟车与？今薪行周於鲁，是犹推舟於陆也，〔疏〕此合谕#15也。薪，求也。亦#16今古代殊，岂异乎水陆。周鲁地异，何异乎舟车。劳而无功，身必有殃。彼未知夫无方之传，应物而不穷者也。〔注〕时移世异，礼亦宜变，故因物而无所系焉，斯不劳而有功也。〔疏〕方，犹常也。传，转也。言夫子执先王之进，行衰周之世，徒劳心力，卒不成功，故削进伐树，身遭殃祸也。夫圣人之智，接济无方，千转万变，随机应物。未知此道，故婴斯祸也。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？引之则俯，舍之则仰。彼，人之所引，非引人也，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。〔疏〕桔杆，挈水木也。人牵引之则倪下，拾放之则仰上。倪仰上下，引拾以人，委顺无心，故无罪。夫人能虚己，其义亦然也。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，不矜於同而矜於治。〔注〕期於合时宜，应治体而已。〔疏〕矜，美也。夫三皇五帝，步骤殊时，礼义威仪，不相泌袭，美在逗机，不治以定，不贵率今以同古。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，其犹祖梨橘柚邪。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。〔疏〕夫祖梨橘柚，甘苦味殊，至於嗑嚼而皆可於口。譬三皇五帝，浇淳异世，至於为政，咸适机宜也。故礼义法度者，应时而变者也。〔注〕彼以为美而此或以为恶，故当应时而变，然后皆适也。

。〔疏〕帝王之进，盖无常准，应时而变，不可执留，岂得胶柱刻船，居今行古也。今取猥狙而衣以周公之服，彼必龄啮挽裂，尽去而后嫌。观古今之异，犹猥狙之异乎周公也。〔疏〕嫌，足也。周公圣人，譬淳古之世；狙缓狡默，谕浇竞之时。是以礼服虽华，狙狙不以为美；圣进乃贵，末代不以为尊。故毁礼服，狙狙始嫌其心；弃圣边，苍生方适其性。故西施病心而腴其里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，归亦捧心而殒其里，其里之富人见之，坚闭门而不织，贫人见之，挈妻子而去之走。〔疏〕西施，越之美女也，貌极妍丽，既病心痛，吨眉苦之。而端正之人，体多宜便，因其吨蹙，更益其美，是以问里见之，弥加爱重。邻里丑人，见而学之，不病强吨，倍增其陋，故富者恶之而不出，贫人弃之而远走。拾己效物，其义例然。削进伐树，皆学吨之过也。彼知美殒而不知腴之所以美。〔注〕况夫#17礼义，当其时而用之，则西施也；时过而不弃，则丑人也。〔疏〕所以，犹所由也，吨之所以美者，由乎西施之好也。彼之丑人，但美吨之丽雅，而不知由西施之妹好也。惜乎，而夫子其穷哉。〔疏〕总会后文，结成其旨。穷之事述，章中具载矣。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，乃南之沛见老聃。〔疏〕仲尼虽领徒三千，号素王，而盛行五德，未闻大道，故从鲁之沛，自北租南而见老君，以询玄极故也。老聃曰：子来乎？吾闻子，北方之贤者也，子亦得道乎？孔子曰：未得也。〔疏〕闻仲尼有当世贤能，未知颇得至道不？答言未得。自楚望鲁，故曰北也。老子曰：子恶乎求之哉？〔疏〕问：於何处寻求至道？曰：吾求之於度数，五年而未得也。〔疏〕数，算衍也。三年一闰，天道小成，五年再闰，天道大成，故言五年也，道非卫数，故未得之也。老子曰：子又恶乎求之哉？〔疏〕更问：求道用何方法？曰：吾求之於阴阳，十有二年而未得。〔注〕此皆寄孔老以明绝学之义也。〔疏〕十二年，阴阳之一周也。而未得者，明以阴阳取道，而道非阴阳。故下文云，中国有人，非阴非阳。老子曰：然。使道而可献，则人莫不献之於其君；使道而可进，则人莫不进之於其亲；使道而可以告人，则人莫不告其兄弟；使道而可以与人，则人莫不与其子孙。然而不可者，无他也，〔疏〕夫至道深玄

，妙绝言象，非无非有，不自不他。是以不进默於君亲，岂得告於子弟。所以然者，无他由也。故记孔老二君圣以明玄中之玄也。中无主而不止，〔注〕心中无受道之质，则虽闻道而过去也。〔疏〕若使中心无受道之主，假令闻於圣说，亦不能止住於胸怀，故知无他也。外无正而不行。〔注〕中无主，则外物亦无正己者也；故未尝通也。〔疏〕中既受道之心，故外亦无能正於己者，故不可行也。由中出者，不受於外，圣人不出；〔注〕由中出者，圣人之道也，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。〔疏〕由，从也#18从内出者，圣人垂进显教也。良由物能感圣，故圣人不应，若使外物不能稟受，圣人亦终不出教。由外入者，无主於中，圣人不隐。〔注〕由外入者，假学以成性者也。虽性可#19学成，然要当内有其质，若无主於中，则无以藏圣道也。〔疏〕隐，藏也。由外入者，习学而成性也。由其外稟圣教，冥在心中，若使素无受入之心，则无藏於圣道。名#20公器也，〔注〕夫名者，天下之所共用。〔疏〕名，鸣也。公，平也。器，用也。名有二种：一是命物，二是毁誉。今之所言，是毁誉名也。不可多取。〔注〕矫饰过实，多取者也，多取而天下乱也。〔疏〕夫令誉善名，天下共用，又其多取，则矫饰过实而争竞斯起也。仁义，先王之蓬庐也，〔注〕犹传舍也。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，观而多责。〔注〕夫七义者，人之性也。人性有变，古今不同也。故游寄而过去则冥，若无滞而系於一方则见。见则伪生，伪生而责多矣。〔疏〕蓬庐，逆於传舍也。观，见也，亦久也。夫还庐舍客，不可久停；仁义礼智，用讫宜废。客停久，疵衅生；圣进留，过责起。古之至人，假道於仁，托宿於义，〔注〕随时而变，无常进也。以游逍遥之墟，〔疏〕古之真人，和光降迹，逗机而行博爱，应物而用人群，何异乎假借涂路，寄托宿止，暂时游寓，盖非真实。而动不伤寂，应不离真，故怛逍遥乎自得之场，彷徨乎无为之境。食於苟简之田，立於不贷之圃。〔注〕苟，且也。简，略也。贷，施与也。知止知足，食於苟简之田；不损己物，立於不贷之圃。而言田圃者，明是圣人养生之地。逍遥，无为也；〔注〕有为则非仁义。苟简，易养也；〔注〕全从其简，故易养也。〔疏〕只为逍遥累尽，

故能无为恬淡。苟简，苟且简素，自足而已，故易养也。不贷，无出也。〔注〕不贷者，不损己以为物也。〔疏〕不损我以益彼，故无所出。此三句覆释前义也。古者谓是采真之游。〔注〕游而任之，斯#21真采也。采真则色不伪矣。〔疏〕古者圣人行苟简等法，谓是神采真实而无假伪，逍遥任适而随化遨#22游也。以富为是者，不能让禄；以显为是者，不能让名；亲权者，不能与人柄。〔注〕天下未有玖所非自累者，而各没命於所是。所是而以没其命者，非立乎不贷之圃也。

〔疏〕夫是富非责，责於货贿者，岂能让人财禄。是显非隐，滞於荣位者，何能与人名誉。亲爱权势，矜夸於物者，何能与人之柄。柄，权也。唯厌秽风尘，膻躁荣利者，故能弃之若遗。操之则栗，舍之则悲，

〔注〕舍之悲者，操之不能不栗也。〔疏〕操执权柄，恐失所以战栗；拾去威力，丧去所以忧悲。而一无所鉴，以闯其所不休者，是天之戮民也。〔注〕言其知进而不知止，则#23性命丧矣，所以为戮。〔疏〕是富好权之人，心灵愚暗，唯滞名利，一无鉴识，岂能闻见玄理而休心息智者乎。如是之人，虽复楚戮未加，而情性以困，故是自然刑戮之民。怨恩取与谏教生杀，八者，正之器也。〔疏〕夫怨敌必杀#24

，恩惠须偿，分内自取，分外与他，臣子谏上，君父教下，应青春以生长，顺素秋以杀罚，此八者治正之器，不得不用之也。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，故曰：正者，正也。其心以为不然者，天门弗关矣。〔注〕守故不变，则失正矣。〔疏〕循，顺也。湮，塞也。唯当顺於大理，随於变化，达於物情而无滞塞者，故能用八事治之。正事合於正理，故曰正者正也。其心之不能如是者，天机之门拥而弗开。天门，心也。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。老聃曰：夫播糠眯目，则天地四方易位矣；蚊虻嚙#25肤，则通夕不寐矣。〔注〕外物如之虽小，而伤性已大也。〔疏〕仲尼滞於圣途，故发辞则语仁义。夫播糠眯目，目暗故不能辩东西；蚊虻嚙肤，肤痛则彻宵不睡。是以外物虽微，为害又巨。况乎仁非天理，义不率性，拾己效他，丧其本性，其为害也，岂眯目嚙，肤而已哉。嚙，啮也。夫仁义懵#26然乃愤吾心，乱莫大焉。〔注〕尚之以加其性，故乱。〔疏〕仁义惨毒，甚於蚊虻，愤#27愤吾心，令人

烦问，扰乱物性，莫大於此。一本亦作愤字者#28，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，〔注〕质全而仁义着。吾子亦放风而动，总#29德而立矣，〔注〕风自动而依之，德自立而秉#30之，斯易持易行之道也。〔疏〕放，纵任也。欲使苍生丧其淳朴之性者，莫若绝仁弃义，则反冥我极也。仲尼亦宜放无为之风教，随机务而应物，总虚妄之至德，立不测之神坊。亦有作放#31，方往反。放，依也。又奚杰#32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？〔注〕言夫揭仁义以趋道德之乡，其犹击鼓而求逃者，无由得也。〔疏〕建，击。杰然#33，用力貌。夫揭仁义以趋道德之乡，何异乎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，故鼓声大而亡子远，仁义彰而道德废也。夫鹄不日浴而白，乌不日黔而黑。〔注〕自然各已足。黑白之朴，不足以为辩；〔注〕俱自然耳，无以偏向。〔疏〕浴，酒也。染缁曰黔。黔，黑也。辩者，别其胜负也。夫鹄白乌黑，禀之自然，岂须日日浴染，方得如是。以言物性，其义例然。然黑白素朴，各足於分，所遇斯适，故不足於分，所以论胜负。亦言：辩，变也，黑白分定，不可变白为黑也。名誉之观，不足以为广。〔注〕夫至足者忘名誉，忘名誉乃广耳。〔疏〕修名立誉，招物观视，此乃狭劣，何足自多。唯恐遣名誉，方可称大耳。泉涸，鱼相与处於陆，相陶以湿，相濡以沫，〔注〕言仁义之誉，皆生於不足。不若相忘於江湖。〔注〕斯乃忘仁而仁者也。〔疏〕此总结前文，斥仁义之弊。夫泉源枯竭，鱼传沫以相濡；朴散淳离，行仁义以济物。及其江湖浩荡，各足所以相忘；道德深玄，得性所以虚淡。既江湖比於道德，濡沫方於仁义，以此格量，故不同日而语矣。孔子见老聘归，三日不谈。〔疏〕老子方外大圣，变化无常，不可测量，故无所谈说也。问曰：夫子见老聘，亦将何规哉？〔疏〕不的姓名，直云，当是升堂之类，共发此疑。既见老子，应有规诲，何所闻而三日而不谈也？孔子曰：吾乃今於是乎见龙。龙，合而成体，散而成章，〔注〕谓老聘能变化。〔疏〕夫龙之德，变化不恒。以况至人隐显无定，故本合而成，妙体窈冥；述散而起，文章灿烂。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。〔注〕言其因御无方，自然已足。〔疏〕言至人乘云气而无心，顺阴阳而养物也。予口张而不能喷#34，予又何规老聃哉

。〔疏〕嘖，合也。心惧不定，口开不合，复何容暇闻规训之言乎。

子贡曰：然则人#35固有尸居而龙见，雷声而渊默，发动如天地者乎？

〔疏〕言至人其处也若死尸之安居，其出也似龙神之变见，其语也如雷霆之振响，其默也类玄理之无声，是以奋发机动，同二仪之生物者也。

既而或处或出，或语或默，岂有出处语默之异而异之哉。然则至人铃有出处默语不言之能，故仲尼见之，口而#36不能合。赐亦可得而观乎？

遂以孔子声见老聃。〔疏〕赐，子贡名也。子贡欲至#37观至人龙德之

相，遂以孔子声教而往见之。老聃方将倨堂而应，微曰：予年运而往

矣，子将何以戒我乎？〔疏〕倨，企#38也。运，时也。老子自得从容

，故企堂敖诞，物感斯应，发微其言。予年衰迈，可以教戒我乎？子

贡曰：夫三王#39五帝之治天下不#40同，其系声名一也。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，如何哉？

〔疏〕浇淳渐异，步骤有殊，用力用兵，逆顺斯异，故云不同，声名令闻，相系一也。先生乃排三王为非圣，有何意旨

，可得闻乎？老聃曰：小子少进。子何以谓不同？〔疏〕汝少进前，

说不同所由。对曰：尧授舜，舜受禹，禹用力而汤用兵，文王顺纣而

不敢逆，武王逆纣而不肯顺，故曰不同。〔疏〕尧舜二人，即是五帝

之数，自夏禹以降，便是三王。尧让舜，舜让禹，禹治水而用力，汤伐桀而用兵，文王拘美里而顺商辛，武王渡孟津而逆殷纣，不同之状，可

略言焉。老聃曰：小子少进。余语汝三皇#41五帝之治天下。〔疏〕

三皇者，伏羲神农黄帝也。五帝，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虞也。治天下之治#42，列在下文。黄#43帝之治天下，使民心一，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。

〔注〕若非之，则强哭。〔疏〕三皇行道，人心淳一，

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故亲死不哭而世俗不非。铃也非之，则强哭者众。尧之治天下，使民心亲，民有为其亲杀其杀#44而民不非也。

〔注〕杀，降也。言亲疏有降杀。〔疏〕五帝行德，不及三皇，使子

父兄弟更相亲爱，为降杀之服以别亲疏，既顺人心，亦不非毁。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，民孕妇十月生子，子生五月而能言，〔注〕教之速也。

〔疏〕舜是五帝之末，其俗渐浇，朴散淳离，民心浮竞，遂使怀孕之妇，十月生子，五月能言。古者怀孕之妇，十四月而诞育，生子两

岁，方始能言。浇淳既革，故与古之乖异也。不至乎孩而始谁，〔注〕谁者，别人之意也。未孩已择人，言其竟教速成也。〔疏〕未解孩笑，已识是非，分别之心，自此而始矣。则人始有天矣。〔注〕不能同彼我，则心竞於亲疏，故不终其天年也。〔疏〕分别既甚，不终天年，天逝之始，起自虞舜。禹之治天下，使民心变，人有心而兵有顺，〔注〕此言兵有顺，则天下已有不顺故也。〔疏〕去道既远，浇伪日兴，遂使蠢尔之民，好为祸变。废无为之述，兴有为之心，赏善罚恶，以此为化。而禹怀慈爱，犹解泣辜，兵刃所加，爰须天道也。杀盗非杀，〔注〕盗自应死，杀之顺也，故非杀。〔疏〕盗贼有罪，理合其诛，顺乎素秋，虽杀非杀。此则兵有顺义也。人自为种而天下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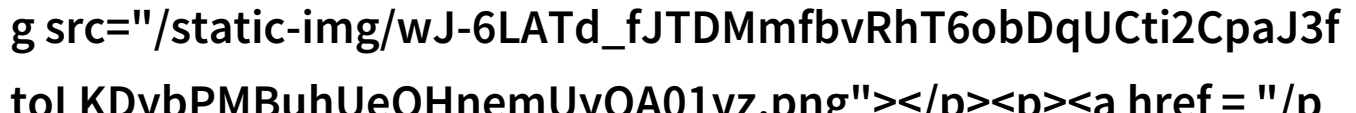
〔注〕不能大齐万物而人人自别，斯人自为种也。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，其弊至於斯者，非禹也，故曰天下耳。言圣知之述非乱天下，而天下又有斯乱。〔疏〕夫浇浪既兴，分别日甚，人人自为种见，不能大齐万物。此则解人有心也。圣智之述，使其如是，非禹之过也，故曰天下耳矣。是以天下大骇，儒墨皆起。〔注〕此乃百代之弊。〔疏〕此总论三皇五帝之述，惊天下苍生，致使儒崇尧舜以饰非，墨遵禹道而自是。既而百家竞起，九流争鹜，后代之弊，实此之由也。其作始有伦，而今乎妇女，〔注〕今之以女为妇而上下悖逆者，非作始之无理，但至理之弊，遂至於此。〔疏〕伦，理也。当庄子之世，六国竞兴，淫风大行，以女为妇，乖礼悖德，莫甚於兹。故知圣进始兴，故有伦理，及其末也，例同斯弊也。何言哉。〔注〕弊生於理，故无所复言。〔疏〕从理生教，遂至於此。世浇俗薄，何可稍言。论正#45发愤而伤欺也。余语汝，三皇五帝之治天下，名曰治之，而乱莫甚焉。

〔注〕必弊故也。〔疏〕夫三皇之治，实自无。为无为之述，述生於弊，故百代之后，乱莫甚焉。弊乱之状，列在下文。三皇之知，上悖日月之明，下睽山川之精，中堕四时之施。〔疏〕悖，逆也。睽，乖离也。堕#46，废，坏也。施，泽也。运无为之智以立治方，后世执逵，遂成其弊。致星辰悖彗，日月为之不明；山川乖离，岳渎为之崩竭；废坏四时，寒暑为之亿叔。其知惜#47於履彗之尾，鲜规之兽，莫得安

其性命之情者，而犹自以为圣人，不可耻乎，其无耻也？〔疏〕惨，毒也。蟹蔓，尾端有毒也。鲜规，小貌。言三皇之智，损害苍生，其为毒也，甚於蟹蔓，是故细小虫兽，皆遭扰动，况乎黔首，如何得安。以斯为圣，於理未可。毒害既多，深可羞块也。子贡蹴蹴然立不安。〔注〕子贡本谓老子独绝三王，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。今又见老子通毁五帝，上及三皇，则失其所以为谈矣。〔疏〕蹴蹴，惊惊貌也。子贡欲救#48三王，同五帝；今见老子词调高貌#49，排槟五帝，指斥三皇，心形惊悚，失其所谓，故蹴然，形容虽立，心神不安。孔子谓老聃曰：丘治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经，自以为久矣，孰知其故矣；以奸者七十二君，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边，一君无所钩用。甚矣夫，人之难说也，道之难明邪？老子曰：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。夫《六经》，先王之陈迹也，岂其所以边哉。〔注〕所以进者，真性也。夫任物之真性者，其进则《六经》也。今子之所言，犹边也。夫迹，履之所出，而迹岂履哉。〔注〕况今之人事，则以自然为履，《六经》为进。夫白鸭之相视，眸子不运而#50风化；虫，雄鸣於上风，雌应於下风而风化；〔注〕鹪以眸子相视。虫以鸣声相应，俱不待合而便生子，故曰风化。类自为雌雄，故#51风化。〔注〕夫同类之雌雄，各自有以相感。相感之异，不可胜极，苟得其类，其化不难，故乃有遥感而风化也。性不可易，命不可变，时不可止，道不可壅。〔注〕故至人皆顺而通之。苟得於道，无自而不可；〔注〕虽化者无方而皆可也。失焉者，无自而可。〔注〕所在皆不可也。孔子不出三月，复见曰：丘得之矣。乌鹊玛#52，鱼传沫，细要者化，〔注〕言物之自然，各有性也。〔疏〕鹊居巢内，交尾而表阴阳；鱼在水中，传沫而为牝牡，蜂取桑虫，祝为己子。是知物性不同，禀之大道，物之自然，各有性也。有弟而兄啼。〔注〕言人之性舍长而视幼，故啼也。〔疏〕有弟而兄失爱，拾长怜幼，故啼。是知陈进不可执留，但当顺之，物我无累，言人性拾长视幼故啼也。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，不与化为人，安能化人。〔注〕夫与化为人者，任其自化者也。若翻《六经》以说则疏也。老子曰：可。丘得之矣。 #1《阙误》引张

君房本『有』作『在』。#2『勃』疑『悖』之讹，今依郭藩引文改。
#3世德堂本，浙江书局本『耳』作『矣』。#4原作『比』，诸本皆作『北』，又依文意故改正。#5郭庆藩引文『有复劣无』四字作『有仇有劣』。#6郭庆藩引文『猥』作『缓』。#7原作『道』，诸本皆作『适』，又依文意故改正。#8依郭庆藩引文及文意，『舍』字疑漏，故补。#9郭庆藩引文『怠』作『息』。#10赵本『全』下有『也』字。#11原作『任』，诸本皆作『住』，又依文意故改正。#12依郭庆藩引文及上下文当补『所』字。#13王孝鱼依上下文补『故』字。#14郭庆藩引文『莫』作『草』。#15郭庆藩引文改『谕』作『喻』。#16『亦』字郭庆藩引文删。#17赵本无『况夫』二字。#18『也』字依赵本当删。#19四库本、浙江书局本『性可』俱作『由假』二字。#20《阙误》引张君房本『名』下有『者』字。#21世德堂本『斯』作『则』。#22『敖』字当依郭庆藩引文及文意改作『遨』。#23赵本无『则』字。#24原作『救』，今依郭庆藩引文及正文改作『杀』。#25浙江书局本『嘈』作『嗜』，下疏文同。#26浙江书局本『惜』作『僭』，下疏文同。#27『愤』疑『愤』之讹，依郭庆藩引文及正文当改。#28郭庆藩引文『者』下有『不审』二字。#29『总』，浙江书局本作『德』，四库本作『德』。#30赵本『秉』作『乘』。#31王孝鱼说『放』疑作『仿』。#32《阙误》引张君房本重『杰』字。#33原作『杰』，依正文改作『然』。#34《阙误》引江南古藏本『喷』下同有『舌举而不能初』六字。#35《阙误》引江南古藏本『人』上有『至』字。#36郭庆藩引文『而』上有『开』字。#37郭庆藩引文删去『至』字。#38郭庆藩引文『企』作『踞』，下同。#39《阙误》『王』作『皇』。#40《阙误》引江南古藏本『不』上有『也』字。#41世德堂本『皇』作『王』。#42郭庆藩引文『治』作『状』。#43《阙误》引江南古藏本『黄』上有『昔』字。#44唐写本『杀』作『服』。#45郭庆藩引文『正』作『主』。#46『填』疑『堕』之讹，依正文改正。#47浙江书局『惜』作『僭』，下疏文同。#48郭庆藩引文『救』作『效』。#49郭庆藩引文『貌』作『邈』。#50《阙误》引

张君房本『而』下有『感』字，下句而下同。 #51《阙误》引张君房本『故』下有『日』字。 #52浙江书局本『藹』作『孺』。



[下载本文pdf文件](/pdf/4763-南华真经注疏卷之十六.pdf)